

简论东南华侨华人对 郑和崇敬的伊斯兰教因素

冯立军

—

郑和去世已近六个世纪，但他以及他所从事的伟大航海事业在东南亚华侨华人中仍然有着深深的影响。600年来，郑和的名字几乎成了东南亚华人社会中祖国的代名词。在东南亚，许多华人、华侨和当地人谈起郑和就肃然起敬，称郑和是伟大的和平使者，具有泱泱大国的风范。在东南亚一带至今仍保留着许多郑和的遗迹：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有三宝山，在三宝山下有三宝井，井旁是后人为纪念郑和而修建的三宝亭，亭内供奉郑和神主，常有人前去烧香祈拜。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及另一城市怡保，据说也有三保庙。^①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相传古时有纪念郑和的三保庙。^②印尼的爪哇岛有名城三宝垄和三宝港，三宝垄附近狮头山有三宝洞，洞前建三宝公庙，庙中有名人所题横匾竖联，其中有章太炎先生1916年的篆书一联，曰：“寻君千载后，而我无一能。”^③三宝洞终日香火不断，华侨中的善男信女，多来朝拜祈祷。中国农历的六月三十日，传说是郑和首次在爪哇登陆的日期。因此每逢此日，华侨必组织盛大的迎神出巡的庆祝纪念活动，抬着郑和神像出游，一时锣鼓喧天，爆竹齐鸣，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泗水的清真寺是世界上第一个以郑和名字命名的清真寺。此外在泰国以及柬埔寨也有三保庙。

东南亚华侨华人除了通过对郑和遗迹进行祭拜，以表达对郑和的崇敬之情以外，还在许多日常的风俗习惯中体现他们对郑和的崇拜和信奉。如暹罗之水浴，陈伦炯的《南洋记》有记载说：“暹罗番病，每向三宝求药，无以济施，药投之溪，令其水浴，至今番、唐人尚以浴溪浇水为治病。”^④又杨文瑛在《暹罗杂记》一书中提到：“妇人分娩后，赤身卧板上，烘火数日，口渴则饮冷盐水，虽盛暑亦然，不如是则多生疾病。烘火时最忌人问‘热乎？’‘苦否？’小孩初生，每日必浸冷水数次，直至面白唇青，始抱起。妇人仰子睡，必念不堪入耳之催眠歌。叩其故？则曰：‘此皆三保公所教也。’”华侨生长温带，骤移于热地，不耐其炎威，故早晚必淋冷水百数十盆，自顶而下，以减其热气，理固然也。新加坡更近赤道，华侨之淋水较暹罗又多。偶有身体虚弱，因冲凉过甚，而生种种疾病者，虽至腰酸腹痛，寒象显然，老华侨尚曰：“华人淋水，乃三保公所教，必遵守勿违，你淋水不力，故有是病也。”琼岛地方，已入热带，往暹水程较潮州近两日，故其人至暹少淋水，或全免者，亦曰：此三保公赦免之。谓：“当日三保公到暹，曾教琼人不须淋水故也。”每年九、十月，川滇洪水来，江河皆涨，水味清淡，人多预贮缸中，以备水咸时之用，而必于十月十五日为佳，谓之“圣

日”，咸谓“每年此日，三保公必下药于江河，若在此日汲水，可久藏不坏。” 暹人尤信之，至十五之夜，家家汲水。^⑤上述记载郑和传授医药治病之事，虽然其真实性和科学性都值得质疑，记载前后矛盾，而且其治疗方法与我国传统医学的科学性相去甚远，但从中我们可以见到郑和在东南亚地区影响之大，华人等对郑和崇拜之深。

如此相沿日久，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在郑和下西洋主要经过的东南亚地区，当地各族民众对郑和的热爱与崇敬，已经发展成为今天东南亚文化的一个特色。影响所及，使世界各地来东南亚的游客也为之感动。如 1928 年，日人中目觉从非洲回国的时候，途径爪哇三宝垄，目睹华侨华人对大觉寺中的三保大人像的崇拜。他深感南洋一带“对于郑和一事，很是重视，有若神明。”^⑥1981 年我国古代陶瓷研究代表团在东南亚参观访问，同样深感“郑和在东南亚影响相当大。”^⑦

为什么东南亚华侨华人对郑和如此崇拜，笃信如此之深呢？

有的人认为，郑和下西洋开辟了中国海外交通史上的新时期，也开创了华侨开发南洋的新时代。饮水思源，南洋华侨崇敬郑和，正是不忘郑和下西洋对华侨开发南洋所作出的历史性的贡献的原因。^⑧对于此种观点，范金民在《郑和下西洋与南洋华侨》一文中已经给予了较为充分的驳斥，认为郑和使团的职能之一是坚决执行海禁政策，充当明廷海禁政策的工具，通过多种途径招谕名为中国流人的南洋华侨，因此在郑和下西洋期间以及随后的相当长时期，东南沿海人民移居他国的机会较少，民间贩海移居南洋反而呈现冷落局面。^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的庄国土教授也认为，无论郑和下西洋最主要的动机是什么，但禁止人民出国，招诱海外逸民，剿灭海寇，保证贡道安全，无疑是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之一。而这一使命的针对者，正是南洋华侨。无论是明初海禁或郑和下西洋时期，明朝统治者都是实行仇视、打击海外华人的政策，这自然对华民移居海外的事业打击甚重。朝廷贡道畅通、独占贸易之时，正是东南沿海人民谋生无路、流离失所之日。无论郑和下西洋的活动是如何功德彪炳，其对华侨先民的打击则是难辞其咎的。^⑩由此可见，既然郑和下西洋并没有开创华侨开发南洋的新时代，那么也就无从谈起东南亚华侨华人崇敬郑和的原因是源于此了。

也有的人认为“自南宋末年以来的几百年中，流落异邦的华侨都饱受所在国统治阶级的凌辱，而得不到祖国的保护。郑和下西洋，显示了祖国的强大威力，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华侨的被凌辱地位。在停止下西洋后，他们自然怀念郑和，希望得到郑和的保护”，因而才崇敬郑和。^⑪对于上述观点，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根据相关史料，自南宋至明代甚至到殖民者东来以后，东南亚各国及人民基本上持善待华侨的态度，欢迎华商前往贸易，甚至委以高官，华侨在社会上、政治上享有优待。使东南亚华侨华人饱受欺凌的是殖民者东来以后所建立各殖民政府，他们对华侨华人进行限制、打击甚至屠杀。^⑫其二，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之一是坚决执行海禁政策，招诱海外逸民，保证贡道安全，对华侨的保护则相当有限。显然，此种观点也有其不足之处。

二

我认为东南亚华侨华人之所以崇敬郑和，与郑和等人为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和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有关。

(一) 郑和下西洋前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缓慢发展及华人穆斯林的出现

伊斯兰教传入东南亚地区可以追溯至伊斯兰教创立之初, 由于当时东南方海上交通的繁荣, 大批阿拉伯商人和穆斯林来到东方, 建立居留区, 传播伊斯兰教。^⑬在 7 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执政时期 (Uthman, 644- 656 年), 伊斯兰教就已经传入占婆。^⑭唐朝时, 伊斯兰教在苏门答腊也取得了立足点。迨至元代, 由于三佛齐的衰落, 伊斯兰教在北苏门答腊站稳了脚跟, 而到 13 世纪末在北苏门答腊已建立了伊斯兰教国家。据 14 世纪阿拉伯人阿布·菲达 (Abu' l- Fida) 说, 14 世纪伊斯兰教也逐渐渗入马来半岛的吉打和丁加奴。15 世纪初, 泥 (今文莱) 也受到了伊斯兰教的影响。^⑮

这一时期, 在东南亚的部分地区, 也出现了华人穆斯林。据李长傅《中国殖民史》的记载, 9 世纪下半叶唐末黄巢起义军攻占广州, 广州一带的中国穆斯林及许多阿拉伯和波斯商人, 纷纷移居苏门答腊的三佛齐 (巨港)。^⑯印尼百科全书也提到黄巢起义造成中国南部沿海的众多穆斯林逃往南洋。^⑰11 世纪后, 印度胡椒的穆斯林商人在爪哇一些港口经商和传播伊斯兰教, 使得当地的部分爪哇人和一些中国商人, 皈依伊斯兰教。^⑱郑和下西洋时, 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记载爪哇已有华人穆斯林: “国 (满者伯夷) 有三等人, 一等回回人, 皆是西番各国为商流落此地, 衣食诸事皆清致: 一等唐人, 皆是广东漳泉等处人窜居此地, 食用亦美洁; 有从回回教受戒持斋者 ……^⑲这些从中国广东福建等地来到爪哇的华人, 也许在到来之前已皈依伊斯兰教, 也许是在到来以后为了商业往来的方便而皈依伊斯兰教。无论如何, 他们是当地穆斯林的组成部分。

应该说在郑和下西洋前, 伊斯兰教已经在东南亚的一些地区取得了立足点, 为后来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基础。然而它的进程却是缓慢的, 影响力是有限的, 仅限于一些东西方贸易的港口, 教徒也主要是来自于阿拉伯、波斯以及中国的商人。

(二) 郑和下西洋为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和发展所作的贡献

郑和出身于云南昆明的伊斯兰教世家, 他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第 37 代后裔”,^⑳祖父和父亲都曾到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觐过, 被尊称为哈只, 浓郁的伊斯兰教的家教氛围, 使郑和也成为了虔诚的伊斯兰教徒。而他率领的船队中有不少穆斯林, 如通事马欢、郭崇礼、镇抚蒲和日、指挥同知哈只、副千户沙班等, 同时还网罗了一批伊斯兰教学者, 如掌教哈三。^㉑李炯才称他们“不仅是通晓阿拉伯文的回教徒, 而且有可能是回教传教士”。^㉒

在出使西洋过程中, 郑和及其随从在当地为伊斯兰教的传播做了大量工作。1405 年, 当郑和抵达爪哇时, 如上所说伊斯兰教在爪哇还未有影响力。而在郑和访问爪哇以后的 1407 年在旧港 (巨港) 便出现了华人穆斯林社区, “接着 1411 年, 在安哥 (Ancol) 即雅加达、井里汶 (Cinebon)、杜板 (Tuban)、锦石、惹班 (Mojokertor) 及爪哇其它地方, 纷纷建立清真寺”^㉓。到 1430 年郑和已经成功地在爪哇奠定了宣扬伊斯兰教的基础, 并且在杜板、井里汶、巨港和锦石建立了华人穆斯林社区, 接着又在马来半岛和菲律宾建立类似的社区。^㉔郑和通过建立穆斯林社区, 把华人组织起来, 扩大华人穆斯林的队伍, 并以此为基地开始对当地居民宣传伊斯兰教。据曾随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巩珍记载, 当时爪哇的华人“皆投礼回回教门”, 这也许是言过其实, 但通过建立华人穆斯林社区, 华人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数确实是大大增加了。华人穆斯林在郑和的支持下, 也积极从事传播伊斯兰教的活动, 从而对东南亚伊斯兰教的传播和穆斯林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郑和先后委任一些华人做各个贸易港口的华人首领。如 1419 年郑和任命占城华人彭德庆 (Bong Ta Keng) 为海外华人总

管，颜英旺为杜马坡 (Tumpel) 的华人首领，颜英裕 (Gang Fng Chou) 为杜板的华人首领。在郑和死后，颜英裕继承郑和的遗愿，继续从事伊斯兰教的传播。他委任孙龙为旧港华人首领，彭德庆的孙子彭瑞和为思吉 (Yorhan) 港的华人首领。彭瑞和又名苏南·岸培尔 (Sunan Ngampel)，他致力于在岸培尔、泗水、淡目等地从事传教工作，因为他对伊斯兰教的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被奉为爪哇的伊斯兰九贤之一。^⑥彭瑞和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养子，即苏南波囊、苏南达查和养子苏南义礼，三人后来也都是爪哇九贤的成员。^⑦爪哇人，特别是穆斯林十分崇拜九贤，而且把他们视为拥有特殊法力的传教士。

在郑和以及各个华人首领的积极努力下，伊斯兰教徒人数不断增加，其势力迅速壮大，扩展到整个爪哇岛以及群岛其它地区。

对于郑和在东南亚伊斯兰教的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很多学者给予了充分肯定。日本学者寺田隆信认为“郑和下西洋即是以中国的伊斯兰教徒为主角，以东南亚、印度、西亚各国的伊斯兰教徒为配角而展开的不平凡的伊斯兰教的事业。”^⑧印尼的伊斯兰学者哈姆加也指出“印尼和马来亚伊斯兰教的发展，与中国的一位穆斯林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位穆斯林就是郑和将军”。^⑨根据著名的伊斯兰教史学者法特美教授的研究，“满刺加国王皈依伊斯兰教，主要是受了郑和的影响”。^⑩更有甚者，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爪哇岛的伊斯兰教是由中国传入，而且主要是通过郑和下西洋传进来的。据英国马礼逊《外国史略》记载：“众岛（指南洋群岛）之中，牙瓦最贵，古名小爪哇……明永乐三年，有回回教师（即郑和）领大军强伏其土民，使弃偶像，而拜回回教主。”^⑪

由此可见，郑和及其船队为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发展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台湾学者龙村倪所说，郑和以少数民族回族的身份在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互的直接交流上，其贡献可以说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绝后的。^⑫“这也许在宗教史上是没有先例的”。^⑬因此，华侨崇敬郑和是因为他在东南亚伊斯兰教的发展史上的地位使然，“他的地位，简直可以和基督教的耶稣、回教的谟罕默德相当，几成为一个宗教主了。”^⑭信徒崇敬教主当然会非常虔诚。

综上所述，在郑和去世以及其率领的航海事业结束后，东南亚华侨华人并没有因此将其忘却，而是将其神话，把它当作无所不能的神灵、命运的保护神进行崇拜、供奉和祭奠。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郑和下西洋开创了华侨开发南洋的新时代所作出的贡献，东南亚华侨华人才崇敬他，而是因为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和发展，华人穆斯林俨然将郑和看作地位至高无上的伊斯兰教教主，而对他顶礼膜拜。

注 释：

①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 580 周年筹备委员会，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郑和下西洋》：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 年，第 166 页。

②张燮：《东西洋考》，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亚齐条》，第 46 页。

③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 580 周年筹备委员会，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郑和下西洋》，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 年，第 167 页。

④陈伦炯：《南洋记》载于 [清] 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抄》，第十帙，台北：台湾学生书局民国六十四年，第 1083 年。

⑤杨文瑛：《暹罗杂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年，第 68 页。

- ⑥郑鹤声, 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 下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89年, 第438页。
- ⑦郑鹤声, 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 下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89年, 第438页。
- ⑧郑鹤声, 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 下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89年, 第339-340页。
- ⑨范金民:《海交史研究》, 1987年第1期, 第86页。
- ⑩高发元主编:《郑和论丛》第一辑,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3年, 第243-246页。
- ⑪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 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郑和下西洋》, 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5年, 第176页。
- ⑫参见吴凤斌主编:《东南亚华侨通史》,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25、54、73页。
- ⑬廖大珂:《论伊斯兰教在占婆的传播》,《南洋问题研究》1990年第3期。
- ⑭C. R. Tibbetts: A study of the Arabic Texts Containing Material on Southeast Asia, Leiden & London, 1979, P63.
- ⑮参见廖大珂:《郑和下西洋与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 载南京郑和研究会编:《走向海洋的中国人》, 海潮出版社1996年版, 第252-253页。
- ⑯李长傅:《中国殖民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7年, 第60页。
- ⑰孔远志:《印尼华人与宗教》,《东方论坛》, 1994年第1期, 第34页。
- ⑱孔远志:《印尼华人与宗教》,《东方论坛》, 1994年第1期, 第34页。
- ⑲马欢著, 冯承均校注:《瀛涯胜览校注》, 上海: 商务印书馆, 民国二十四年,《爪哇条》。
- ⑳孔远志:《郑和与印度尼西亚》,《郑和研究论文集》, 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 1993年, 第103页。
- ㉑廖大珂:《郑和下西洋与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 载南京郑和研究会编:《走向海洋的中国人》, 海潮出版社1996年版, 第258页。
- ㉒李炯才:《印尼——神话与现实》, 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1979年, 第83页。
- ㉓莽牙拉查·翁冈巴林桐安:《端古劳 (Tuanku Rao)》, 引自李炯才:《印尼——神话与现实》, 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1979年, 第84页。
- ㉔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85年, 第418页。
- ㉕[明] 巩珍著, 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年,《爪哇传》, 第8页。
- ㉖参见廖大珂《郑和下西洋与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 载南京郑和研究会编:《走向海洋的中国人》, 海潮出版社1996年版, 第261页。
- ㉗许友年:《郑和在爪哇等地传播伊斯兰教初探》, 载《思想战线》1983年第6期, 第68页。
- ㉘寺田隆信:《郑和——联结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航海家》, 北京: 海洋出版社1988年版, 第144页。
- ㉙<http://sun.nease.net/mi/zhenghe.htm>, 2005.3.30.
- ㉚法特美讲, 陈维龙节译《中国回教徒对于东南亚回教传播工作的贡献》, 新加坡《南洋学报》, 第15卷, 1959年第2期。
- ㉛马礼逊:《外国史略》, 载[清]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抄》, 南清河王氏铸版, 上海著易堂印行, 再补编第十二帙, 第6页。
- ㉜<http://WWW.sz.chinanews.com.cn/suzhou/txzh/2005-03-03/125/75.html>, 2005.03.03.
- ㉝S. Q. Fatimi: Islam Comes to Malaysia, Singapore, 1963, P93.
- ㉞郑鹤声, 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 下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89年, 第94页。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王国平]